

明清时期重庆地区书院记及其 学术意义和当代价值*

刘霞

提 要: 明清时期重庆书院记是记录、书写和见证书院历史的文献,其数量、分布、撰写时代和作者群对重庆书院文化有生动的展示。从学术意义而言,它是重庆书院微观发展史的“档案”,是地方士人文化活动的见证,揭示了巴渝地区的山川地理和人文精神;从当代价值看,深入研究书院记,还可以对校园文化建设、书院文化遗存重建和旅游等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 书院记 明清 重庆 学术意义 当代价值

书院记所提供的历史信息及价值已远超书院学范围,然目前长期附丽于书院学研究之中,很少成为专门对象,并且大批书院记还尘埋于地方志文献中未被整理和关注。学术界对书院记多为收录、整理、引用,专题研究较少。目前已有17篇文献对书院记进行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①西南地区书院志书缺乏,书院记的地位和意义相比较于中原更为突出,多散落在地方志中,对重庆书院记进行考察可以窥斑见豹,加深对明清时期地方书院文化的理解,也是对地方志的积极利用。

一 明清时期重庆书院记的梳理

明清时期重庆书院记作为一种特殊史料,是本地区历史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是区域性书院学研究的重要参考。因此,在进行深入研究之前,有必要对明清时期重庆地区书院记进行梳理。

(一) 总体风貌和分布

据笔者目之所及,明清时期重庆书院记有81篇,收录于雍正《四川通志》、嘉庆《四川通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等方志中及少数个人文集中,其中8篇仅有题名而尚待查考内容。就点校整理情况而言,《重庆书院史》点校整理40篇、《重庆教育史》点校整理5篇、《黔江旧志类编》整理4篇、《中国书院史资料》点校整理2篇,《历代巴渝散文选注》《中国书院章程》各有1篇书院记收录。除去各书重复整理部分,共44篇书院记已经整理,37篇书院记未整理,未经整理的书院记占现有总数的45.6%。今重庆市所辖区域包括了清代的重庆府、

*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南地区明清书院与儒学传播以及‘中国’认同研究”(16BZS106)成果之一。

① 从已有的书院记发表成果来看,学位论文有熊艳娥《宋代书院记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张子烨《清代江西书院道德思想研究——基于书院记文的视野》(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等;期刊论文方面有的反映书院与文化教育关系,如郝永《宋明理学大家的书院记述通论》(《原道》2017年第2期)、《论宋代书院记的时代特征与文化意义》(《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李光生《宋代书院记的文化阐释》(《兰州学刊》2016年第6期)等;有的关于书院记考证,如尹海江《明抄本〈靖州志〉(残)所载〈靖州鹤山书院记〉的文献价值》(《中国地方志》2013年第7期)等;有的着眼于地方书院记的研究,如汪德彪等《明清大理书院碑刻史料探析》(《大理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笔者认为前书院记研究内容偏向于书院记与文化、教育的关系以及书院记自身的价值和考证,将书院记作为专门的研究成果较少,专门性的、地域化的书院记研究有待深入开展。

夔州府、忠州直隶州、酉阳直隶州、石柱直隶厅以及城口县和潼南县，按此辖区对重庆书院记进行数量统计，以见其概貌。

表 1 明清重庆各地区书院记篇数

	地区	数量		地区	数量
重庆府	重庆府城区	4	夔州府	夔州府城区	17
	綦江	2		奉节	3
	涪州	2		巫山	1
	江北厅	1		大宁	1
	荣昌	1		云阳	1
	大足	2		万县	4
	铜梁	4		酉阳直隶州	酉阳直隶州城区
	巴县	5	彭水		3
	江津	4	垫江		5
	永川	2	忠州直隶州	忠州直隶州城区	2
	南川	5		黔江	6
	合州	2		丰都	3
	梁山	1	潼南县	潼南	2
石柱直隶厅	石柱直隶厅	1	城口县	城口	1

由上表可以看出，重庆府辖区在所有行政区划中书院记数量最多，共有 35 篇书院记；其次是夔州府辖区，有 27 篇；此后依次为：酉阳直隶州辖区 11 篇、忠州直隶州辖区 11 篇、石柱直隶厅 1 篇、潼南 2 篇、城口 1 篇。由于有的书院记在两个地区方志中均有出现，所以有 7 篇书院记重复。书院记之多寡与区域和城市的经济发展程度有一定正相关关系，“有清一代，重庆府在人口密度、垦殖水平和人均耕地方面都高于其他川东府厅州，是川东农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①，其辖县最多，书院教育较其他地区发达，书院记数量亦相应最多。

（二）撰述时间的时代考察

从整体来看，重庆最早的书院记始于北宋，有 2 篇存世，即李曾伯的《公安竹林书院记》和高斯得的《公安南阳书院记》。明代重庆书院记亦有 4 篇，最早的撰于弘治年间，之后正德、嘉靖、万历年间各 1 篇，只占明清重庆书院记总数的 4.9%。这与明代重庆书院发展趋势相仿，当时仅 24 所。^② 清代书院数量获得大发展，书院记的数量也提升到 77 篇，具体为：康熙朝 3 篇；乾隆朝 31 篇；嘉庆朝 7 篇；道光朝 10 篇；咸丰朝 9 篇；同治朝 7 篇；光绪朝 8 篇，另有 2 篇朝代不详。可以看到，清代乾隆时期所著述的书院记篇目最多为 31 篇，其次是道光时期有 10 篇，书院记最少为康熙时期，仅 3 篇，但也明显高于明代各期数量。其次，书院记从乾隆年间忽

^① 郑维宽：《论清代重庆在川东经济中心地位的形成》，《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 年第 3 期。

^② 参见吴洪成、王培培、郭春晓：《重庆书院史》，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 年，第 60 页。

然增加到顶峰,这是由于乾隆间是书院修建的高峰,据统计,乾隆朝修建的书院为37所,仅次于光绪朝修建的41所,占重庆地区清代书院修建总数的19.9%。^①

(三) 作者群的梳理和分析

书院记的作者是书院建设背后重要的文化和政治力量,这些人物虽不乏名人,但更多是知名度不高的地方性人物,本文依据《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诸方志进行资料梳理,书院记提供的人物姓名为线索,详考其身份(以其著述时身份为主)、籍贯等,具体如下。

表2 明清重庆书院记作者身份统计表

序号	姓名	篇名	身份	籍贯
1	(明)王守仁	平山书院记	驿丞,进士	浙江余姚
2	(明)刘 蒞	白云书院记	户部给事	四川涪州
3	(明)张 鯤	合宗书院记	按察副使	湖北均州
4	(明)郭 斐	仰高书院记	知府,进士	广东番禺
5	(清)董新策	濂溪书院记	翰林,进士	四川合江
6	(清)张 澍	署县令重修棠香书院碑记	知县,进士	甘肃武威
7	(清)倪 坤	变易棠香书院田地以充膏火记	训导,举人	四川宜宾
8	(清)应士龙	隆化书院碑记	知县,进士	江西宁都
9	(清)翟凤翔	前任同知建修嘉陵书院碑记	前任同知,进士	山西霍州
10	(清)徐名绂	知县徐名绂捐置隆化书院田业记	知县,监生	江西龙南
11	(清)王臣福	培修隆化书院记	知县,举人	山西汾阳
12	(清)张 涛	专经书院记	知县,举人	云南昆明
13	(清)张 涛	隆化书院章程碑记	知县,举人	云南昆明
14	(清)曾受一	增修几水书院记	知县,举人	广东东安
15	(清)瞿敬止	育才书院记	训导,举人	四川丹棱
16	(清)钟 瀚	重订凌云书院暨各里乡学章程记	知县,监生	不详
17	(清)许曾荫	经味书院记	知县,增生	江西抚州
18		拨夏家观田入(桂香)书院碑记	不详	不详

^① 参见吴洪成、王培培、郭春晓:《重庆书院史》,第117—118页。

(续表)

序号	姓名	篇名	身份	籍贯
19	(清) 傅作辑	郡司马毛公(晋阶)书院记	督察院左副都御史, 举人	四川奉节
20	(清) 王紫绪	南宾书院膏火记	同知, 进士	山东诸城
21	(清) 张素	钟灵书院碑记	进士, 知县	贵州铜仁
22	(清) 王紫绪	黔江三台书院记	同知, 进士	山东诸城
23	(清) 张锐堂	改置云上书院碑记	县令, 拔贡	陕西西乡
24	不详	瀛山书院义田记	不详	不详
25	(清) 陆玘	新建万川书院碑记	知县	浙江萧山
26	(清) 冯卓怀	草峰书院碑记	邑令	湖南长沙
27	(清) 冯卓怀	太和书院碑记	邑令	湖南长沙
28	(清) 林斗魁	云安书院碑记	邑令	福建海澄
29	(清) 彭锡珖	云安书院碑记	知县, 进士	江西湖口
30	(清) 全于天	巴川书院记	邑文生	四川铜梁
31	(清) 张九章	墨香书院记	知县, 进士	山西平定
32	(清) 张九章	创建墨香书院膏火田谷记	知县, 进士	山西平定
33	(清) 夏璜	云龙书院记	知县, 举人	四川潼南
34	(清) 史鸿烈	北堂书院记	儒生	四川奉节
35	(清) 李复发	莲峰书院章程碑记	知府, 进士	福建安溪
36	(清) 易简	渝州书院记	编修, 进士	四川丰都
37	(清) 康为善	丹兴书院记	知县, 拔贡	陕西郃阳
38	(清) 谈廷械	三台书院膏火记	知县, 监生	江苏武进
39	(清) 赵继美	三益书院记	不详	不详
40	(清) 陈瀚	三益书院碑记	举人	四川巴县
41	(清) 嵩龄	余庆书院叙	川东道	满洲镶红旗
42	(清) 长龄	余庆书院叙	大学士	不详
43	(清) 彭时捷	锦云书院碑记	知县, 举人	湖南新化
44	(清) 张孔道	朋云书院碑记	知县, 举人	四川巴县

(续表)

序号	姓名	篇名	身份	籍贯
45	(清)张秉堃	辅仁书院记	进士,知州	贵州贵筑
46	(清)文国恩	文明书院记	进士	贵州南里
47	(清)朱 毅	重修玉屏书院序	邑令,进士	广西临桂
48	(清)李 谦	重修平山书院记	知县,进士	不详
49	(清)湛露青	重修鹿鸣书院记	教谕,拔贡	四川丰都
50	(清)徐 浩	涪陵书院捐廉创设记	州牧	浙江德清
51	(清)张 习	文昌书院三善宫碑记	贡生	四川铜梁
52	(清)陈大文	巴川书院记	知府	江苏吴门
53	(清)冉广燊	重制巴川书院义田碑记	知县,进士	四川巴县
54	(清)李秘生	晋阶书院记	教谕,进士	四川垫江
55	(清)李兴祖	晋阶书院碑	江西布政使	奉天铁岭
56	(清)徐 良	云安书院记	知府,举人	江苏娄县
57	(清)钱 基	巫峰书院记	知县	江南金匱
58	(清)郭南英	大宁县修建明伦堂学署(凤山)书院记	知州	福建闽县
59	(清)胡 林	重修丹泉书院碑记	巡检,监生	顺天宛平
60	(清)仇如玉	捐设凤山书院膏火序	知县,举人	浙江钱塘
61	(清)吴秀良	新城书院碑记	同知,举人	安徽全椒
62	(清)奚大壮	环溪书院并义学记	邑人	四川蓬溪
63	(清)吴彦升	创建几江书院碑记	拔贡	四川江津
64	(清)王紫绪	南宾书院记	同知,进士	山东诸城
65	(清)丁 涟	凌云书院记	知县,监生	山东诸城
66	(清)俞廷举	重修凌云书院记	知县,举人	广西全州
67	(清)孔继纲	补修凌云书院	未详	不详
68	(清)罗教忠	重修凌云书院碑记	知县,廪生	湖南善化
69	(清)崔邑俊	夔州府文峰书院记	知府	山西大同
70	(清)杨 崇	增修文峰书院记	教谕,举人	四川邻水

(续表)

序号	姓名	篇名	身份	籍贯
71	(清) 李复发	莲峰书院碑记	知府, 进士	福建安溪
72	(清) 李复发	莲峰书院膏火碑记	知府, 进士	福建安溪
73	(清) 彭端淑	郡守李公创建莲峰书院颂并序	教授兼管院事, 进士	四川丹棱
74	(清) 周景福	重修莲峰书院碑文	知府, 监生	河南祥符
75	(清) 恩 成	重修莲峰书院碑记	知府, 举人	满洲镶白旗
76	(清) 程腾凤	绍鹅书院设立膏火记	知县	奉天
77	(清) 萧世楷	明善书院记	训导, 举人	四川富顺
78	(清) 李清晏	捐增白鹿书院膏火记	知州, 监生	甘肃狄道州
79	(清) 张九章	墨香书院藏书记	知县, 进士	山西平定
80	(清) 吕 辉	少陵书院记	知县, 拔贡	河南永城
81	(清) 仲纯信	移祀李太守书院新祠记	知府	山东莱阳

从表中可以看到, 为书院撰记的作者既有大学士、知府、知县等各级官僚, 又有训导、教谕等教官, 还有拔贡、举人、邑人等学者, 各色社会人等共同参与了当地的文化建设。书院记作者仍以本地为多, 含重庆在内的四川籍士人占总数的 24.6%, 表现积极和活跃; 四川之外湖南、山西、福建、山东等外来官员和文化士人发挥了主体的作用, 对巴渝文化与中原其他区域文化的交流广泛和紧密。官僚在作者群中比例最大, 其中知县所撰有 33 篇, 占总额的 40.7%, 这也从侧面说明在重庆地区各级政府尤其是县级官府对书院建设和发展其极其重视, 书院修建均带有官方背景, 以及朝廷在地方文化事业中的主导地位。

二 重庆书院记的学术价值

书院记的学术价值来源于书院本身。近年来, 在传统儒学和书院复兴的大潮下, 书院学逐渐发展为一门显学, 书院记作为其支撑材料也逐渐得到重视整理。重庆书院记记录了众多书院发展的细节, 展示了士人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描绘了独具特色的巴渝山川地理及人文精神, 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一) 记录书院微观发展历史的“档案”

书院记是记载书院沿革发展的文献, 相对其他史料, 由于创作者亲历其事, 故具有一定的直观性与真实性。同时, 书院记对书院修建的具体记述, 比方志记载要丰富很多, 提供了诸多历史细节, 如书院修建缘由、经费捐建、基址选择、藏书购置、建筑原貌、修建影响等, 具有一定的翔实性。所以地方志一般都会收录书院记以补其不足; 如果未予收录, 书院记的价值则更为突出。

书院修建是一项重要的地区性文化事业, 书院记一般会展示其修建背景。一方面, 书院兴建可以正人心, 弘德化, 传播儒学以移风易俗。彭时捷在《锦云书院碑记》中指出, “书院之设即

古党、庠、术、序之遗，其地不如学之尊严，其事较学尤为详尽，或兴或废，人材风俗因之”^①。李毓生在《晋阶书院记》中也有相似的感慨：“羽翼经传则有功于圣贤，扶正人心则有补于名教，助宣德化则上培乎国运，移易风俗则下匡乎生民，书院之所系亦綦重哉！”^②另一方面，书院兴建也可响应朝廷兴教劝学的号召以培育人材。如崔邑俊在《夔州府文峰书院记》中谈到：“今国家械朴作人之化，岂特文翁而已哉！上自太学以至侯国，郡县靡不择师儒，兴教劝学。且外而苗疆改国归土，皆添设学校，即山瑶子弟莫不知学，况夔名郡也？”^③在作者看来，当时文教盛兴遍及苗疆，夔州府书院更是国家文教事业的重要一环。此外，书院兴建还表现了官员对地方政教的强烈使命感。罗教忠在《重修凌云书院碑记》中记载，知县孔继纲到凌云书院后，看到被毁的堂室，曾感叹，“书院者，人文之渊藪，令漂摇风雨变为荒墟，弗思修葺之为育才地乎？第公家之事知之不必为，为之不必力，积习相沿，往往隳于颓靡，有心执政者曷敢知难而退也”^④。

书院记极其注重对书院经费这一“经济基础”的记载，并提供了书院经费筹集的历史细节。书院记显示，地方官筹集经费的过程中显示着强烈的官方背景性^⑤，当地官员一般会起率先捐俸、发挥引领作用。郭南英《大宁县修建明伦堂学署（凤山）书院记》记录建凤山书院时知县“捐俸百金为倡而邑士民亦踊跃”^⑥，吴秀良《新城书院碑记》也提及知县考虑到当地民情，“乃鹤俸首倡”^⑦，希望自己的捐俸能引导民众的捐资。本地士绅是书院经费筹集的一支主要力量。如孔继纲《补修凌云书院记》中便记载了知府丁涟为建凌云书院，“爰集邑中绅耆，谋创始焉，遂捐廉倡先众”^⑧，民众随后踊跃捐钱。官府利用士绅群体在当地的号召力，及士绅对社会文化事业的关注度，将这一群体纳入书院建设中来。如郭南英《大宁县修建明伦堂学署（凤山）书院记》指出，书院费用“捐资多者惟明经刘明楚、孝廉沈汇，董其事者优贡生王启鳌、廪生沈于岱，附生崔美中、刘明楚亦与焉，司工役者礼吏吴河清，而工之所以速竣，则诸绅士襄助之力也”^⑨。可见士绅们积极响应书院的修建事宜。士绅们一般有自己引以为傲的功名，并且崇尚儒学，对传播儒学的书院建设持积极态度。

从书院记文字中还可以看到书院选址有着严格的要求。为了让生徒心无旁骛，书院一般都修建在山清水秀，静谧安宁，富有灵气之所。李毓生在《晋阶书院记》这样描述书院的环境：“大江流其前，小溪南折而入于江。面山数峰，挺秀插天。端凝若屏者，其后山也。左右峰峦，绮绉绣错。”^⑩书院矗立于山环水绕间，环境优美，远离世俗喧嚣，是读书人极佳的修身之所。除了

① 彭时捷：《锦云书院碑记》，道光《重庆府志》卷5，“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巴蜀书社，1992年，第5册，第197页。

② 李毓生：《晋阶书院记》，道光《夔州府志》卷36，“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50册，第685页。

③ 崔邑俊：《文峰书院记》，道光《夔州府志》卷36，“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50册，第688页。

④ 罗教忠：《重修凌云书院碑记》，光绪《垫江县志》卷4，“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7册。

⑤ 参见郝永：《宋明理学大家的书院记述通论》，《原道》2017年第2期。

⑥ 郭南英：《大宁县修建明伦堂学署（凤山）书院记》，光绪《大宁县志》卷8，“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52册，第231页。

⑦ 吴秀良：《新城书院碑记》，道光《城口厅志》卷20，“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51册，第861页。

⑧ 孔继纲：《补修凌云书院记》，光绪《垫江县志》卷4，“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7册。

⑨ 郭南英：《大宁县修建明伦堂学署（凤山）书院记》，道光《夔州府志》卷36，“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50册，第654页。

⑩ 李毓生：《晋阶书院记》，道光《夔州府志》卷36，“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50册，第685页。

选择自然风光灵秀之所，人文气息浓厚之地也是书院基址的佳选。南宾书院的基址即是看重其厚重的文化历史，王紫绪《南宾书院记》云：“今择此地傍夫子庙，觐至圣先贤之光也；左连朝贺所，动尊君亲上之心也；门东南向，随地势，亦取巽已文明也。”^①将书院建于夫子庙、朝贺所旁，是为了生徒们能在二者浓郁的文化中感受到先贤之光，形成尊君亲上之心，以修德敬业、提升自我。

研读书院记可以发现当时书院藏书的情况和生徒的阅读生活。与传统文化相关的经、史、子、集都是其中的主体，明代刘菴《白云书院记》就谈到书院“置经书子史四科书籍于堂之壁，为四柜贮之，供诸生诵读”^②，让诸生直接接触四书五经，学习其中经典。张九章《墨香书院藏书记》也谈到虽然“书之号万有不一”^③，但购置藏书时选择“经、史、子、集、说文、地輿、古今诗文之适用者耳”^④，尤其儒家经典永远是书院藏书的首要选择。此外，从书院记可以看到关于借阅的规章。《墨香书院藏书记》规定：“凡住院生童听由斋长手取，读不得圈点浸损。其不在院省读者，无论何项人等，不准借阅，以防散佚。”^⑤在院者可借阅，不可圈点，院外之人借阅都不可，可见藏书珍贵异常。因为墨香书院所在地区“藏书之家绝少”^⑥。这样书院就成为地方的具有图书馆性质的知识中心。

书院记记录着书院修建前后文教的变化。重庆所处西南相对偏僻，多地文教薄弱。如山川秀丽的黔江，在清代王荣绪《三台书院记》中记载，“地接五溪蛮疆，故自汉以来，虽为内地州县，武备多设，文教未兴”^⑦。黔江与诸少数民族聚居地毗邻，由于地理环境较偏僻，文化熏陶不足，在未建书院之前文教落后。但是随着三台书院的修建，儒家文化逐渐渗透至民众中，当地文教面貌焕然一新。书院记记载如下：“继自今文教振兴，灵秀所钟，得学问相造就，鸿儒硕彦伉俪接踵。”^⑧从中可以看出书院的兴建不仅使文教发展，还培养了一批文化传承的儒生。又如冉广燿在《重制巴川书院义田碑记》中记：“铜安为渝郡属邑，往者太守作育人才多于郡治，而远县缺焉，故铜安旧无书院。”^⑨铜安即今铜梁，当时由于此地位置偏远，书院也未有建设。全于天的《巴川书院记》中也言及，铜梁“虽弦诵不辍，科第弗替，大都缙绅之俦，家自为塾，人自得师，而所谓书院者，则慨乎未之前闻”^⑩。时人只知私塾不闻书院，可见当地书院教育薄弱。在巴川书院修建之后，当地学生接受书院教育，沾濡于礼乐诗书之中。时人冉广燿于《重制巴川书院义田碑记》中说：“则铜安虽地处偏隅，而教泽日深，人文日出，又安在不可媲美于石室也哉！”^⑪书院记内容清晰地反映了书院修建前后当地文教的变化，对研究书院的作用具有

① 王紫绪：《南宾书院记》，嘉庆《四川通志》卷80，巴蜀书社，1984年影印本，第2639页。

② 刘菴：《白云书院记》，同治《重修涪州志》卷14，“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6册，第646页。

③ 张九章：《墨香书院藏书记》，光绪《黔江县志》卷3，“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9册，第99页。

④ 张九章：《墨香书院藏书记》，光绪《黔江县志》卷3，“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9册，第99页。

⑤ 张九章：《墨香书院藏书记》，光绪《黔江县志》卷3，“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9册，第99页。

⑥ 张九章：《墨香书院藏书记》，光绪《黔江县志》卷3，“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9册，第99页。

⑦ 王紫绪：《三台书院记》，光绪《黔江县志》卷3，“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9册，第96页。

⑧ 王紫绪：《三台书院记》，光绪《黔江县志》卷3，“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9册，第96页。

⑨ 冉广燿：《重制巴川书院义田碑记》，光绪《铜梁县志》卷12，“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2册，第840页。

⑩ 全于天：《巴川书院记》，光绪《铜梁县志》卷11，“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2册，第836—837页。

⑪ 冉广燿：《重制巴川书院义田碑记》，光绪《铜梁县志》卷12，“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2册，第840页。

重要参考意义。

(二) 见证地方士人文化生活和理想的历史记录

地方儒家士人除参与政治以及个人自修之外,其集体性活动主要在书院。一般来说,士人包括崇信儒学的地方主政官员,教育官员如训导、教谕,以及山长和生徒等,此外还有积极参与书院建设和活动的地方士绅。书院记尤其体现了地方主政官员和教育官员对书院的教学目标、内容和方法的要求以及对文化事业的态度。知县应士龙在《隆化书院碑记》提及:“夫明体达用,处则为纯儒,出则为良佐,此设学储才意也。以其学问发为文章,特余绪耳,至寻章摘句,博取科名,亦末矣。”^① 应士龙认为书院设学目标在培养人才,应试科举则在其次。关于书院教学内容孔继纲《补修凌云书院记》曾言:“广膏火,崇奖赏,垂诸箴铭以激劝多士。其教士也,五伦体用,六经根柢,无不讲明切究,至焉精详。盖侯之学亦于此可征。”^② 体现出书院在教学过程中重视儒家伦理道德的培养,对五伦和六经内容进行深入细微的讲解,教导学生遵循儒家伦理道德。其中,德行的培养居于首位,表现了书院尊德明伦的儒家精神。崔邑俊在《夔州府文峰书院记》中谈到:“愿为师者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其上立德,其次学文,使子云问字,酒樽浓郁,咀含不至于久而淡,是则守斯土者所厚望也。”^③ 又如陈大文在《巴川书院记》指出:“夫师道立则善人多,书院之设岂徒以文章为登进之阶,必将黜华崇实,敏行力学,以求古人所以立教之方,以庶几文翁讲堂之义。至于居有,食有飨,来者不拒,至者如归,则又贤有司乐育宏奖之,深心如此,其重以周也。”^④

书院祭祀是当地儒家士人在孔庙祭典之外的又一精神维系地。书院记不仅细致地记录了祭祀的种类、祭祀经费、祭祀对象、祭品以及组织者等,还展示了这种缅怀先人的精神追求。李复发在《莲峰书院章程碑记》中记载:“年春秋二季致祭十贤堂、水镜堂先贤神位暨莲花池三贤祠,置办羊豕祭品,支钱四千文。每年开学致祭先贤,照例置办,支钱二千六百文。”^⑤ 可以看出该书院祭祀包括两堂一祠三处春秋各两次祭祀以及开学礼,就祭品来看,花费不菲,是书院比较重视的活动。仲纯信《移祀李太守书院新祠记》包含信息更广,具体如下:

祀例春秋二祭,每年丁祭祀先贤后,以豕体一,羊体一,筮四,豆四,簠一,簋一,钶一,登一,酒尊一,知府率僚属师生致祭。其费统于祀先贤项内,每祭酌增银二两,并发经历司敬办。六月二十二日公之忌辰,院长会同监院率肄业生童贖金致祭,以伸私意。^⑥

从中可看到春秋祭由当地知府及其僚属会同师生共同参与,费用统于先贤祭祀中,地位更为重

① 应士龙:《隆化书院碑记》,民国《南川县志》卷7,“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9册,第469页。

② 孔继纲:《补修凌云书院记》,光绪《垫江县志》卷4,“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7册。

③ 崔邑俊:《夔州府文峰书院记》,道光《夔州府志》卷36,“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50册,第688页。

④ 陈大文:《巴川书院记》,光绪《铜梁县志》卷11,“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2册,第837—838页。

⑤ 李复发:《莲峰书院章程碑记》,道光《夔州府志》卷36,“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50册,第690页。

⑥ 仲纯信:《移祀李太守书院新祠记》,道光《夔州府志》卷36,“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50册,第719页。

要。对先人李公的祭祀带头人则是院长，费用需整个书院包括生徒都参加集资筹备，值得注意的是，书院祭祀对象有可能是当地以“忠孝节悌”著称的乡贤。郭南英在《大宁县修建明伦堂学署书院记》谈到节孝祠的祭祀对象时，细致描述了节孝祠“分为三楹，中祀王、向二公，左祀教匪滋扰殉难之绅士义民及阵亡乡勇，右祀节孝妇女并教匪滋扰以来殉难妇女”^①。在这里我们看到祭祀对象除了先贤，还有“身上凝聚、体现了儒家的某些伦常品质，显示了人格的光辉”的民众^②，这也证明了士人希望通过祭祀表彰贤德，追思先贤行迹，施加教化，从而再现纯真民风的精神追求。

书院记碑记是士人承载信念与鞭策自我的重要途径。书院记不仅只有纸质载体，还有木刻、书写、碑刻等，但以碑刻为主。碑刻自身有一种庄严、肃穆之感，在书院中放置碑刻，不仅可以将士人的信念寄托于碑刻中，还能让士人产生对碑刻内容的敬畏感。如张涛《隆化书院章程碑记》写道：“若不刊碑之案，诚恐相沿，日久或有废弛更张。兹立定章程，勒石院以垂永久，俾众共知。”^③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将书院记刻于石碑，其目的在于利用碑刻对文字记载的永久性、庄重性，让士人熟知其内容，以之为信念追求，约束士人严格按照书院条规行事。《跋夏家观田入书院碑记》也如此写道：“丈人义学以资公用，复详请州宪五讳两卿格批，允饬请勒石书院，永为延师脩脯之用及肄业诸生之需。”^④指出将文字刻于石碑上，永为后世遵守。总之，碑刻书院记更加具有仪式感，神圣性，能更好地承载士人信念及自我约束。

（三）描绘巴渝山川地理及人文精神的优美诗章

书院记作为历史文献，除了对书院有详尽的记载、对士人生活有所展现之外，其内容也反映出当地的文化面貌和地方特色，展示了独具一格的巴渝地理风貌及巴渝人文精神。甚至每一个书院名都“蕴含着一种美好的希冀，一种文化的品味，必然是一种情感的表达，是一种精神的传递”^⑤。例如万川书院即是根据所属州县地名而来，陆玠在《新建万川书院记》中说：

考万邑，乃汉胸邑县地，自是沿革曰“羊渠”、曰“南浦”、曰“鱼泉”、曰“安乡”、曰“万州”，而后则曰“万川”，其取义诸水所汇欤？于是众议凤山之名无甚深义，且与大宁同，请更之，遂额曰“万川书院”。^⑥

万县号称“巨镇”，地势崎岖，岷江流入三峡，必须经过万县，万县为众多河流汇合之地，所以取名为“万川”。虽然作者当初取名“万川书院”，期待生徒能如江水一般“气宇渊深”“文思澄澈”，最后功成名就，其名称却也透露着此书院位于巴渝地区万县，是重庆地区的书院独有的名称。同时，万川有水流众多之意，在重庆山地高低起伏的地形基础上，水流形成了奔腾澎湃之势，奔腾无束的河流在万县汇集，地势与地名相得益彰，展示了豪放不羁、包容外界的巴渝文化

① 郭南英：《大宁县修建明伦堂学署书院记》，道光《夔州府志》卷36，“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50册，第840页。

② 参见萧永明：《儒学·书院·社会——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书院》，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53页。

③ 张涛：《隆化书院章程碑记》，民国《南川县志》卷7，“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9册，第470页。

④ 《跋夏家观田入书院碑记》，光绪《梁山县志》卷4，“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54册，第189页。

⑤ 吴洪成：《河北书院史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40页。

⑥ 陆玠：《新建万川书院记》，同治《增修万县志》卷36，“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51册，第283页。

特点。艸峰书院同样展现了浓厚的巴渝地理文化元素，冯卓怀的《艸峰书院记》就谈到“山形对峙，若两髻然，故彦之曰艸峰书院”^①。因为书院所处地势崎岖，山峰高耸，所以取名为“艸峰”，是对当地独有的高低不平地理环境的映射。

书院记对不少雄伟奇丽的巴渝山川名胜进行了讴歌。重庆位于中国西南隅，山川众多，地势崎岖险峻，不少胜景都出现在书院记作者的笔触下。比如，现为森林公园的五峰山，时为文昌书院所在地，如张习在《文昌书院三善宫碑记》中描绘道：

余观五峰形胜，群山还拱，二川夹流，映带左右。东西两山皆自南迤迤而来，乃铜之名山也，一名巴岳，一号东山。巴岳峙于前，如锦屏横列，琴书堆按；东山拥其后，如玉几交扶，翠叠重裊。天造地设，仿佛泗水凤山，此则三善宫之大观也。^②

从中可以看到书院所在地有群山环绕，山势险峻，还有河流映衬，山水相间美不胜收。又如夔门和瞿塘峡，杨崇《增修文峰书院记》中也有对夔州府地区景致的叙述，如“夔门屏藩三楚，锁钥全川，瞿塘吞吐万派，滟滪砥柱中流，山川之盛惟夔为最”^③。写出了瞿塘峡雄伟壮阔，江水汹涌奔腾、气势宏伟的景象。周景福《重修莲峰书院碑文》中说：“予窃惟夔郡山水争奇，白盐赤甲环对，离垣、滟滪、瞿塘锁流东注，文人学士钟川岳之秀。”^④写出了瞿塘峡白盐与赤甲两山对峙，山峰秀丽高挺，崖壁似城垣陡峭险峻，江水从山峡中流淌经过险滩的磅礴之景。

书院记展示了巴渝的文化精神和劝教兴学的历史传统。关于巴渝文化的内涵和特点学术界的讨论方兴未艾，书院记以其生动的笔触为之提供了一种古代士人的解读，即直面文化弱势、奋发图强。湛露青在《重修鹿鸣书院记》中曾言：“我朝文教极盛，凡省会府州县各有书院，教其境内俊秀，而吾丰独缺焉。”^⑤当时他省府州县都有书院建立，而位于重庆的丰都却未有书院，可见文教落后。同样，乾隆时期学者易简在《渝州书院记》指出：

渝州，蜀大都之会也，统州县十六，地千余里，户少亦数十万，山川灵气之所钟，天下百货之所臻，文人墨客之所游，皆其他郡所不及，宜其人才辈出，而夷考其实，真有用者数人而已。^⑥

说明此地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山川秀丽，经济发展，文人墨客常聚之地，拥有绝好的资源，然而文化名人屈指可数，显见其地文风不足，文教薄弱。因此，到晚清重庆地区学人在成都尊经书院风气的影响下奋起直追，文翁崇拜就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形成的。文翁是西汉时期在巴蜀任职的地方官，曾在成都兴建学宫、提倡儒学，改善蜀地民风落后的状态、推动文化进步。巴渝文化是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故也推崇文翁，书院记对此多有表现。有对文翁建立学宫的赞美，

① 冯卓怀：《艸峰书院记》，同治《增修万县志》卷36，“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51册，第284页。

② 张习：《文昌书院三善宫碑记》，光绪《铜梁县志》卷12，“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2册，第839页。

③ 杨崇：《增修文峰书院记》，道光《夔州府志》卷36，“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50册，第688页。

④ 周景福：《重修莲峰书院碑文》，道光《夔州府志》卷36，“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50册，第693页。

⑤ 湛露青：《重修露鸣书院记》，光绪《丰都县志》卷4，光绪十九年刻本。

⑥ 易简：《渝州书院记》，民国《巴县志》卷20，“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6册，第623页。

如崔邑俊《夔州府文峰书院记》谈到：“昔者文翁治蜀，精明行修之士所在多有。”^① 奚大壮《环溪书院并义学记》也说：“昔文翁兴学，风教大行比于齐鲁。”^② 将文翁在蜀建学后学风比于齐鲁学风，培养了众多人才，发扬了本地文化，可见后世人对于文翁建学影响的赞美。有对文翁后世影响的记录，如陈大文《巴川书院记》中这样说：“蜀自文翁起讲堂于成都，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后世书院昉此。”^③ 指出文翁是后来者建学的榜样力量。还有以文翁为比较对象侧面赞美当代官员的，如冉广燊《重制巴川书院义田碑记》：“然则今之太守非即昔之文翁欤？金曰：然。”^④ 说明文翁形象在后世巴渝人心中是劝学兴教官僚的榜样。明清巴渝之地偏僻，又兼以朝代鼎革的兵祸连年，文化远不及江南兴盛，巴渝学风文化重建的过程中，人们追念文翁，实寄希望于再现巴渝当年兴盛学风。因此，在明清书院记中，文翁作为当地的文化符号经常出现，共有10余篇提及文翁。

文翁是西汉巴蜀地区经学振兴的符号，崇尚文翁实际上是为振兴经学，加深与中原的主流文化圈的联系。当时，振兴经学成为晚清时期重庆书院学人的主要方向，这在书院记中亦多有表现。知县许会荫在《经味书院记》中指出，永川虽有两所书院，儒生众多，但所习“往往专攻时艺，而经籍之学罕能精研”^⑤。当时东南经学尚未传入重庆，故众多学者倡导经学、期待增加与中原的文化交流，张涛便是其中之一。在其看来：“夫士为四民之首，教乃治化之原，经既不明，行何以修，则习经乃当时之急务。”^⑥ 张澍在《重修棠香书院碑记》中也指出经学的重要性，认为“通经学，人首事也”^⑦，将经学作为书院教育的首务。在书院记中，巴渝学人这种对振兴文教和经学的意志和决心以及其创业的艰辛被以细节的方式、以生动的笔触描绘得淋漓尽致。

三 明清重庆书院记的当代价值

学术界近40年来对书院问题较为关注，修复与创新新型书院在不断崛起，这显示了书院在逐渐重返社会文化教育生活。^⑧ 重庆书院记记载书院信息，虽零散隐于方志文集甚至残缺的石碑上，长时间为人所不重视，但其自身具有独特意义，对我们当代的校园文化建设、古代书院的重建、旅游产业均有借鉴意义，需要深入探索和发掘。

（一）对校园文化建设的借鉴作用

书院“时常可以作为重要的参照与有待改善的现代教育制度相补充、相融合，并有利于突

① 崔邑俊：《夔州府文峰书院记》，道光《夔州府志》卷36，“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50册，第688页。

② 奚大壮：《环溪书院并义学记》，民国《潼南县志》卷5，“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5册，第159页。

③ 陈大文：《巴川书院记》，光绪《铜梁县志》卷11，“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2册，第837页。

④ 冉广燊：《重制巴川书院义田碑记》，光绪《铜梁县志》卷12，“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2册，第840页。

⑤ 许会荫：《经味书院记》，光绪《永川县志》卷5，“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2册，第140页。

⑥ 张涛：《专经书院记》，民国《南川县志》卷7，“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9册，第472页。

⑦ 张澍：《署县令重修棠香书院碑记》，民国《重修大足县志》卷8，“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2册，第562页。

⑧ 参见邓洪波：《中国书院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65页。

破僵化的体制和被禁锢的发展思路”^①，因此，大学与书院结合的办学模式是近年来高校办学的潮流之一，这种模式将逐渐成为未来发展的趋势。比如湖南大学与岳麓书院、苏州大学与敬文书院、贵州大学与中国文化书院等均是书院与高校结合的典型。但是，在这种发展模式下，绝大多数书院都是新建，在新建书院中如何增加其文化积淀，书院记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古代书院记多是以竖碑形式存在，岳麓书院在重建过程中即将各代书院记刻碑嵌于长廊之中，在高校重建书院时，可以仿照岳麓书院的立碑方式，将原书院的书院记重刻竖碑，以此追怀古人尊德敬业的精神，展现书院所具有的深厚历史。当修建学校大楼或者举办学校重大活动时，也可借鉴古书院请人为书院撰记的方式，请当地书法名家为其题记，刻于石碑上以示纪念，以构建和增添学校的文化韵味。学校守则与某些传统书院记相似，皆是约束师生行为的规条，为了更好的提醒师生遵守规条，可以模仿书院记刻碑方式，将学校条规刻于醒目的墙壁上，增加其庄严性和权威感。

书院记以文字方式记录了书院的具体情况，其作为一种历史文献说明，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重要事件都应该得到记录，为了使这种记录可以长远留存，得到世人关注，还需要考虑记录本身的文化价值。因此，在学校所属书院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尤其是修建、迁址、讲学、祭祀、习礼等，可以请名人作记，累计成册后出版。这样不仅将书院所发生的一切重要事件进行了记录，更为这些文化事件赋予了文化价值。

书院记中记载的书院建筑名称大多具有文化意涵。如王紫绪《南宾书院记》中记载将老师所居命名“栖凤亭”，学生所居命名“梅花书屋”，期望老师能德行如“凤之五采”，弟子的学识如“梅花之冠群芳”^②。书院记所反映的建筑命名既有文化氛围，又有一定程度的警醒约束之义，显示了教育机构的深厚文化底蕴。建筑命名对学生有潜意识的文化熏陶，如贵州大学教学楼有“德正”“崇厚”“明俊”等，宿舍有“启心居”“惠心居”等，这种命名方式既能使大学的文化气息得到更好升华，还能使学生在潜移默化的文化熏陶中提升素养。

（二）古代书院重建的重要依据

在长达千年中的不同时期，书院恢复和重建乃至新建都是历史常态，它是文化在特定地区传衍的必然结果，书院作为传播儒学的阵地它的重建实际上就是文化的重建。20世纪80年代之后，现代新式书院建设如雨后春笋，保守估算亦有数千所之多，随着传统文化强势复兴，以后新式书院数量增长定然更快。同时各地古代书院也在部分复建、完全复建的基础上迅速恢复之中，许多复兴的书院都开展了讲学、教学等活动，这较之新建书院有更为深厚的历史感和文化精神。就目前来看，明清时期重庆每州县都有书院，而且是当时地区性的文化中心。

书院记一定程度上记录着书院的建筑原貌，通过其内容可以复原书院当时的原图。比如，凌云书院在清末改制后几经变化，现为垫江教育局。据清代孔继纲《补修凌云书院记》载，书院“自讲堂入内上房，左右两廊课士之亭，度书之阁，炊爨之所，无不得宜，更辟余地增修耳室十余间”^③，教学、考课、藏书、住宿等地一应俱全。虽然凌云书院可以找到原图，但该图仅标识“讲堂”“东文场”“西文场”3个地方，其他具体场所却并未标注。书院记可以很好地解释图示内容，图文结合，对复原凌云书院建筑极为有利。又罗教忠《重修凌云书院碑记》中描述书院

① 程方平、王艳芳：《中国书院复兴的当代价值》，《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② 王紫绪：《南宾书院记》，嘉庆《四川通志》卷80，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影印本，第2639页。

③ 孔继纲：《补修凌云书院记》，光绪《垫江县志》卷4，“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7册。

所在之处，“凤山蹲其右，虎山峙其左，双溪抱其前”^①，可谓山水环绕，美不胜收。现在的垫江教育局周围是高楼大厦，除了一条书院街还能让人依稀遥想原貌，与书院相关的一切已经消失，凤山也变为了公园。凌云书院虽已成为历史，但通过书院记的文字记载，我们仍可以清晰还原其规制，恢复其昔日尊容，使书院像当地凤山公园一般，作为当地的旅游景点进行开放。

还比如位于丰都实验小学的原鹿鸣书院（也称平山书院），遗址早已尽毁，但是此书院的历史悠久，从明代建立至清代重建，经历了几百年的沧桑历史。明代王守仁《平山书院记》、清代湛露清《建鹿鸣书院记》和李谦《重修平山书院记》3篇书院记都有记载书院的具体情况。钱基《巫峰书院记》所描述的巫峰书院有“大门讲堂，厢房，内房，厨房共十三楹”^②，巫山县南峰小学所在地正是巫山书院故址，而巫山书院的重建便可依赖《巫山书院记》。梳理书院记中的相关记载，可以对更多书院进行修补、重建，切实推动书院遗址的保护，让书院遗址丰富重庆人文风韵。

（三）为当地旅游产业发展提供助力

旅游与文化关系密切，书院文化能提升人文旅游的档次和深度。重庆地区有186所古书院^③，几乎遍及各市县，但由于遗址较少，导致书院文化缺少关注度，书院旅游亦未广泛进入公众视野。

首先，可以根据书院记所载的建筑细节重建书院，恢复传统书院建筑的面貌，再根据书院记所记大门、讲堂、走廊等空间放置器物，还原当时书院摆设，为游客创造更为真实和具体的书院场景，使之有身临其境之感。其次，在书院建成之后请文化名人书写记文碑石，与曾经的书院记一起刻于碑石之上，竖碑于书院之内，使碑刻成为文字信息补充说明书院的状况，增添书院文化底蕴。再者，可以以绘画形式将书院记所展现的书院讲学情景描绘在画纸上，悬挂于书院走廊供游客观赏，或者以书院记内容为基础，编写与书院相关的情景剧本，以话剧形式呈现给观众。另外，还可以依据书院记提供的线索将相关人物，如知府、知县、训导、山长生平勾勒出来，将书院原有地形、创建历程梳理出来，丰富对书院历史的讲解。

总之，将书院记的文化信息挖掘出来，帮助传统书院重建，推动书院旅游资源的开发，这不仅是对传统书院的保护及书院文化的宣传，更是对文化稀薄区县文化资源的补充。书院记在旅游方面的利用，还可以将书院文化与道教和佛教文化联系起来、丰富旅游内容，从而进一步拉动经济活态旅游。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

本文责编：周全

① 罗教忠：《重修凌云书院碑记》，光绪《垫江县志》卷4，“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7册。

② 钱基：《巫峰书院记》，道光《夔州府志》卷36，“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50册，第798页。

③ 参见吴洪成、王培培、郭春晓：《重庆书院史》，第100页。